



宋别离■著

太極 食神

TAI CHI CHEF
(PART TWO) ②

之
妙手天機

“舌尖上的中国”与“国米太极”的完美结合
全景式白描太极武侠的传奇 / 细节式展现中国美食的精髓
皇家御厨的宫廷斗菜，太极功夫的出神入化，
值得一读的长篇巨制！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太極 食神

TAI CHI CHEF
(PART TWO) ②



妙手天機

宋別離■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极食神之妙手天机 / 宋别离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104-6435-5

I. ①太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9844号

太极食神之妙手天机

作 者: 宋别离

责任编辑: 黄 倩

责任印制: 王宝根

责任校对: 宣 慧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390千字 印张: 12.75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435-5

定 价: 42.9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733

目录
CONTENTS

- 第一章 秋水疑云/001
- 第二章 会贤堂/031
- 第三章 大厨/071
- 第四章 斗菜比武/103
- 第五章 往日云烟/137
- 第六章 妙手/172
- 第七章 迷离/209
- 第八章 悲歌与欢宴/257
- 第九章 御膳厨房/300
- 第十章 宫里宫外/337

第一章 秋水疑云

乙未年的三月初三这天，京城东边的星台那边，上演了一场“龙虎斗”。那日，围观者达数千人之多，远近轰动，传为一时。

所谓的星台，即观象台。被列为大兴八景之首的“星台晓望”，说的是这早起登台观望，景致美不胜收。

所谓的龙虎呢，却都是从一个窝里出来的，皆为锐健营教习。龙指的是外号唤作雄县刘的刘黑蛟，精通鹰爪功和岳氏散手，授徒千余人，并担任锐健营教习十余年，与人过手从未有败绩，堪称京城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。

虎呢，就是新近才挤进锐健营的杨云鹏，他受溥伦贝子的举荐，二月底去营中任职。这样一来，锐健营等于是有了两名教习。这不啻于在刘黑蛟的脸上扇了一记耳光。他十余年来在军营里稳坐第一把交椅，如何肯让他人来插一杠子。

只是对方的荐头脸面大，不好硬顶，雄县刘只得暂时强忍下来。他在营里十来年的经营，多有心腹帮衬，以为暗中使绊子，便能将杨云鹏挤走，谁料想，杨家的二先生也是位心硬手辣的主儿，又极为狂傲，头一天在操练场上便放倒了十数个闹事的兵痞子，居然将场面给压住了。

那些吃了亏的跑到刘黑蛟面前一哭诉，又有好事者煽风点火，两面挑拨，雄县刘哪里还能按捺得住。在三月一那天点完卯后，便直截了当地跟杨云鹏提出决斗。

对此，杨二先生也不多话，只是冷冷一笑，就与对方击掌立誓，约定三月三在星台一比高下。

杨云鹏回去后亦不动声色，瞒住杨慕侠和家人，装着什么事也没有，行止如常。雄县刘这边可就不一样了，他虽然在天子脚下闯荡多年，但内心对老杨家还是存有几分忌惮。毕竟人家两代人头上顶着无敌的招牌，身后还领着一个门派，在京城势力不容小觑。因而，趁着距离比武还有一天多的空儿，刘黑蛟赶紧召集门下弟子，务必在三月三那天赶到大兴助威，另外还请人写了些请柬，派人给住得近、交情硬的武林人士送去，要他们当日前来助阵。

比武这天，观象台附近人头攒动，黑压压一片，放远了看，更有不少人从四面八方往这边汇集。瞧情形，少说也有两千人的光景。其中一多半是刘黑蛟的徒子徒孙，剩下的便是京津两地的武林同道。大兴地面上的混混帮闲早听到了风声，也三三两两地赶来凑热闹，却不敢靠前，只是远远地观望。

可以想见，这么多练家子聚在一块儿，身上还多带着家伙，个个嗓门又大，底气又足，闹得这往日里冷冷清清的星台像煮开了的大锅，汩汩翻着声浪。雄县刘见这等情形，更是意气风发。他本来就长得粗犷，面皮黑亮，如今咧嘴一乐，更像铁柱子被火炭烤红了。冲这个抱拳，朝那个点头，胸脯拍得震山响。刘黑蛟如戏台上的名角，威风八面。天时地利与人和都在自己这边，他杨云鹏就算带了人来，气势上总要逊弱，还不等开打已输掉三分。

眼瞅着日上三竿，身上热烘烘地已经穿不住夹袄，却依然没见到杨云鹏的影子。往来路上瞧去，行人三三两两，几棵老柳树扬着发了黄的枝条，轻轻摆动。天上，一碧如洗，一丝云也不见，几只花花绿绿的风筝，拖着长长的线，在那里优哉游哉。有些人急躁起来，猜测杨云鹏是不是临阵怯了，不敢赴约。有徒弟就对雄县刘说：“师父，杨家老二不会是在逛咱们吧？”

“他敢！”刘黑蛟一瞪眼，“除非他不想在京城这地儿混了！”嘴上这么说，到底是吃不透对手的心思，难道说，他在使缓兵之计？约来的帮手没到齐？

就在这时，听人叫起来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抬头朝来路看去，一人一马正刮风般奔过来，刘黑蛟心头不觉一凛，怎么只来了杨云鹏一个？

可不是，他一身黑缎子紧身衣衫，背一把弹弓，系一条巴掌宽的腰带，上面挂着个盛弹丸的口袋。手里空空，甚至连把称手的兵器都没带。

那匹枣红马倒是神骏，鬃毛飞扬，四蹄撒开如同暴风疾雨般发出嗒嗒脆响，随着人群水浪一样地分开，人马如箭矢般冲到星台下。杨云鹏一抬腿，轻飘飘地跳下来。那马却继续往前跑了两步，转个圈子才住了蹄。

原本喧哗的场面登时静下来。应该说，几年前杨家跟汉中金家在妙峰山香会上的那场较量，大家伙都有所耳闻，也知道太极门不好惹，杨云鹏更是最能打的一个。可待见了真人，发现竟是个矮瘦的汉子，不免都有些失望，暗想这杨二活生生一个大烟鬼模样，哪里禁得起刘黑蛟这二百来斤的汉子打？刘家徒弟甚至发出了嘘声。

只是，杨家二先生明知这里聚集了几千人，还敢一人策马过来，这份胆识确实了得。受刘黑蛟所邀前来助拳的不乏高手，见杨云鹏神色从容，站定后眼睛只落在刘黑蛟一人身上，视他人如无物，任四周风急浪涌，偏如铁石耸立，都暗自称奇。他只身一人，气度倒是把在场的几千人给镇住了。

“好个杨云鹏，有胆识！”刘黑蛟冲他一竖大拇指，“居然敢单刀赴会！”他吐这句话时，脸皮有些发烫，身上有些燥热，对手此举大有千军万马中轻取上将首级之势，生生把他比下去了。

杨云鹏也不跟他啰唆，一抬手，摆出个手挥琵琶的式子，凝神静气：“来吧！”众人哗哗向后退，腾出场地来。刘黑蛟把衣襟一撩，别在巴掌宽的黑板带上，脚下碾着步子，伸出双爪，慢慢逼近。杨云鹏眼眸收紧，还是不动。

刘黑蛟的脸皮微微颤抖，那脚板每踏一步，全身骨骼都发出咯吱咯吱的脆响，铁钩子似的双爪变换着招式，冒出腾腾的杀气。身后靠得近的人有些耐受不了，纷纷再次后退。

猛地，他身子往前一蹿，眼看要冲到跟前，却又闪身往旁边掠去，意

图从右侧发出进攻。不承想，这虚晃一枪没骗过杨云鹏，他身子早转过去候着了。

刘黑蛟怒吼一声，身形加快，嗖地撞过去。双爪闪电般扣住杨云鹏的双臂。在场的弟子们以前多领受过他这一抓的厉害，只要被钳住，便没有脱身的机会，不觉喊出好来。

只是那个好字才出口，眼前一花，刘黑蛟身子早腾空而起，向后跌出去。还好，后面有不少人挡着，他后背一有靠垫，借势化消劲力，又弹了起来。那些站在他身后的人可就惨了，哗啦倒下一大片。

而杨云鹏的身子只不过晃了两晃，还站在原地。只有刘黑蛟知道，对手是动过的，只是身法太快，让人瞧不清。他的双爪一抓住杨云鹏的手臂时，便觉得又软又滑，似乎没有筋骨，被其顺势一捋，人便往前栽去。

他惊乍之下，赶紧回撤，谁想对手又快他一步，劲力跟着弹出，借力打力，刘黑蛟的身子便跟着向后跌飞出去。这一回合，斗得他心都凉了半截子。

杨云鹏脸上还是不见什么表情，抬手轻轻一抱拳：“承让了！”不待雄县刘表态，脚尖一点地，人嗖地蹿起来，稳稳地落到马背上。

急切之间，刘氏在场的徒弟都没反应过来，见他策马奔出，不觉就让开了一条路。杨云鹏也知道此地不可久留，正要快马加鞭离开，蓦然左边风声起，随手一接，早将一把飞镖捞在手里。又听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别让他跑了！”杨云鹏随手将飞镖朝那发声处射去，只听一声惨叫，有人抱着膀子蹦出来。

刘黑蛟见自己人居然冒冒失失地发暗器射杨云鹏，气得大叫：“娘的，谁叫你们出手的，还讲不讲武林规矩了！想叫老子威名扫地是不是？”

伤者是一个胖胖的中年汉子，戴顶便帽，抱着伤臂打哆嗦，刘家弟子一瞧，居然不认识，纷纷追问他底细。岂料，那人脸皮发青，身子不停地痉挛，很快就翻了眼白，咽气了。

“镖上有毒！”众人惊叫起来，向后退开。

杨云鹏原以为这是刘氏弟子所为，他们在场人数太多，远远超出他的想象，害怕一个镇不住，便陷入死地。所以跨在马上准备硬闯，猛听说镖

上有毒，打了个冷战。他虽然跟刘黑蛟有了冲突，却并不至于惹得人下此毒手，显然，这是仇家想趁乱施暗算，要了他的命。

杨云鹏一咬牙，呼地从马背上蹦下来：“让开！”众人只觉一股暗流滚滚涌来，不由自主地往两旁跌去。他一个箭步冲到死者跟前，一瞧，确定此人从未见过，蹲下身去查看那伤口，果然流着黑血，见血封喉。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历？伸手在他身上摸索起来。

刘黑蛟此时也赶过来，有些尴尬：“杨兄，今天这事儿……”

杨云鹏站起身，冷冷一笑，竟不答话，也不转身，像有人在空中吊着他一般，腿脚不见弯曲，身子竟然腾空而起，向后连翻了两个筋斗，恰好跨到马背上。“噤！”双腿一夹，那枣红马嘶叫一声，扬蹄朝来路跑去。

刘黑蛟眼睁睁瞧着他远去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心一个劲地往下坠。这下麻烦大了，出了这茬子，太极门少不得要向自己兴师问罪。

杨云鹏策马狂奔，一路尘土飞扬，丝毫不松懈，一口气跑到皇城根下，这才松了口气，伸手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，才发觉身上的衣衫都湿透了。进了南沟沿北头的宅子，把马匹扔给下人，他急匆匆来到杨慕侠屋里。可巧，老头子才泡上一壶铁观音，见云鹏进来，笑道：“你倒是来得巧了，贝子爷刚差人送了好茶过来，正好一起尝尝。”云鹏见他爹细细地冲泡，不想搅了他兴头，正好一路急赶，也有些口干舌燥，便答应一声坐下来。待茶汤弄好，陪老头子连喝了两泡，情绪才缓和了好些。杨慕侠这才淡淡地道：“说吧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爹，太极门几时跟内务府结下仇的？”

杨慕侠眉毛一跳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去年，刘家兄弟上老家挑事，害得大哥丧命，他们不正是内务府武备司的人吗？”

杨慕侠皱皱眉头：“他们是武备司的人不错，可同时还是洛阳神刀刘的传人！他们以武林人身份登门，你大哥以江湖规矩来应对，也不算失礼。”

杨云鹏便伸手从怀里掏出一面腰牌递过来，老头子接在手里一瞧，上面刻着武备司的字样，不禁脸色一变。要知道，武备司是内务府主要机构

之一，他问道：“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到的？”

云鹏便将今天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原来，当时他摸到那人的腰牌，看清是武备司后，也害怕此人身份泄露后，事情闹大。故而藏入手中，急急离去，把那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刘黑蛟。

“你胆子未免也太大了！”杨慕侠勃然变色，“出了这样的大事，居然瞒着我敢轻身犯险！”

“他雄县刘也不值当你老人家出面！”

“胡说！”杨慕侠指着他脑门道，“别忘了，你现在的身份可不比从前了！”其言下之意是说，云鹏不单单是他杨慕侠的儿子，更是杨氏太极拳的未来掌门。

杨云鹏只得讪讪地道：“是我莽撞了！”

“还好，你抽身早……”老头子看着那腰牌，眼光猛地一盛，抬起头，正好与杨云鹏的目光相接，“你怀疑，秋水就藏在内务府？”

“有这个可能！”

杨慕侠拿腰牌的手不禁有些颤晃，眉头锁了起来。那一年，万斤力、万瞎子受秋水的武恶唆使，去永年杨门挑战。期间，兆龙被他们囚在黑鱼庵里，害得悟清和尚惨死……那以后，老头子便暗中指使门下弟子追查秋水的下落，一直未果。

后来，杨云天进京参加武考，又遭了武恶的暗算。杨云雕保镖出了差池，惹动汉中金家进京问罪，暗中都是这伙人在搞鬼。可奇怪的是，任凭太极门人如何查探，就是别想扯动其中的藤藤蔓蔓，更别说要揪出藏在最深处的那个瓜了。

去年秋天，刘半丁、刘双丁兄弟去永年杨家闹事，抢走翁同龢所写的楹联，杨云天随后赶去升平楼，击败二人，却也大伤了元气，次日故去。而据店老板说，刘氏兄弟身上也带着内务府武备司的腰牌。杨慕侠当时虽然有些心疑，却还是没有把内务府跟秋水联系到一块儿。因为太极门向来不做违抗朝廷的事；相反，倒是跟贝子、贝勒等王爷们走得挺近。但偏偏今日在杨云鹏跟雄县刘比武的当口，又有内务府的人暗中施以暗算，这样一来，便有条藤蔓将内务府和秋水连在一起了。

难道说，秋水的那个老祖宗竟是内务府的某位大臣？想到这里，杨慕侠不禁倒吸口凉气。他脑子里一片混乱，念头像马蜂一样嗡嗡乱撞。想当年，他跟父亲杨东魁闯荡京城，用太极拳打开一片天地，虽然说败过无数好汉，也结下过仇家，却多是意气之争，并没有伤及性命。怎么到了他这一代，竟然惹上内务府了？

老头子忧心忡忡，杨云鹏却眼冒杀气：“管它什么内务府、外务府，惹急了老子，就算拼了命我也要进去闯闯！”

老头子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少给我胡来！”

“爹，你忘了大哥是怎么死的？”

听了这话，杨慕侠嘴角抽搐了两下，心口隐隐作痛。自从云天死后，他一直愧疚于心，特别是下葬之后，长孙兆龙的言行对老头子的震动巨大。那孩子竟然不愿意跟他进京，而是要随外公刘一手去保定。他甚至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宣布，此后不再练杨家的太极拳，一门心思去学厨艺。

长子殁了，长孙走了，永年老家的门庭也关了。可杨慕侠心头上的伤口却再也没有愈合。就像现在，它正汨汨地往外冒血。

“这事儿，少不得要跟伦贝子商量着办。”杨慕侠抬起眼皮，瞥了云鹏一下，“亏你还是练太极拳的，怎么就忘了去以静制动？再说，内务府里面的水太深，也不是咱们可以随便出入的。光凭一块腰牌，也说不上什么铁证，还是要沉得住气，慢慢走着看。如果秋水真的在内务府，你可得倍加小心了，以前他们盯着你大哥，而今可是瞄上你了！”

杨云鹏冷笑：“我只怕他们不来！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日后在锐健营里面当差，你要多长只眼睛。”杨慕侠把腰牌收起来，道，“你今儿败了雄县刘，是替杨家扬了名，可也因此树了敌，日后同在军营里当值，还是多添几分小心吧！”

杨云鹏动动嘴皮，不置可否。这时，杨奉从外面进来，说是有客登门来访。原来，自从杨云天去世后，他便跟着杨慕侠进京，依旧帮着照管家院。杨云鹏接过名帖一瞧，一皱眉，脱口道：“他怎么来了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刘黑蛟！”

杨慕侠眼睛一亮：“来得好啊！”朝杨奉一点头，“请他到客厅奉茶！”

杨云鹏却不免有些得意：“我就知道，今天的单刀赴会够结实，把这老刘镇得没了底气，颠颠儿地前来巴结！”

杨慕侠嘿嘿冷笑：“你是打得好，袖子都被人撸去了半截子，这算什么太极劲？”

杨云鹏低头一瞧，脸色登时变了，不知何时，袖子裂开了一条大缝。他隐隐记得，当时刘黑蛟抓住他手臂时，便好像遭了恶狗啃咬。幸亏他化解得快，并没有丢丑，但对方的劲道还是渗进些来。而他抽身狂赶，急着回来给杨慕侠看那腰牌，便没留意袖子慢慢裂开。

杨慕侠说完，便去前厅见客。杨云鹏赶紧回了自己屋，重新换了件长衫，这才赶去前面。刘黑蛟是只身前来，先向杨慕侠说了番敬仰的话，然后便问起杨云鹏来。云鹏因袖子被抓破了，也对刘黑蛟刮目，进屋后语气客气了些。

刘黑蛟马上行了大礼：“二先生，俺老黑是来负荆请罪的！”

杨云鹏故作惊讶：“刘兄这话从何说起，咱们比武光明正大，比的是输赢，怎么又扯上功罪了？”

刘黑蛟脸色泛红：“再也别提什么比武，今天俺是败得心服口服！只是，有人冒充我门下弟子，混入场中朝杨兄射暗镖。虽然说杨兄身手好，没伤着分毫，可我老黑这心里头总是不安，所以随后就赶来向二先生请罪了！”

杨云鹏微微一笑：“原来刘兄是怕我误会。”

“老二回来后，已把今天的事儿跟我说了。”杨慕侠道，“我当时便说，以雄县刘的名望，断不会做出这等下三烂的事来。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会赶过来，好一个雄县刘，好一条光明磊落的汉子！”

刘黑蛟被老头子这一夸，更觉得汗颜，慌忙道：“前辈过奖了，黑蛟实在不敢当……”

杨慕侠话并没完，脸色也变得凝重：“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在你们比武场中发生这样的事，传出去毕竟有损于你鹰爪门的威名，所以还是要尽

快查明那刺客的身份，还你一个清白为好！”

刘黑蛟哪里还能坐得住，慌忙站起来：“前辈说得是，俺来之前便派人去查了，想来很快就有眉目了！”

杨慕侠一笑：“那我就等着听你好信了！”

杨云鹏不禁暗赞，老头子这一手玩得好，让刘黑蛟去四下查探，杨家躲在后面静观其变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他想到自己今后还要在锐健营跟这老刘共事，今天自己单刀赴会，赢得光彩，随后刘黑蛟前来赔罪，更是给杨家长了脸，他不妨也给对方长长脸，便道：“刘兄，我冒昧问一句，今天放对时，你用的是哪一招？”

“再也休说俺那庄稼把式，在你太极拳面前，多少招也是白搭！”

“刘兄你这样说，便太小看你这鹰爪功了。”杨云鹏正色道，“杨云鹏跟人交手不下百来回，能让我看好的武功可不多！”

刘黑蛟不禁又惊又喜：“当真？”

杨云鹏微微一笑：“你猜刚才我干啥去了？”

刘黑蛟挠挠脑门：“这个哪能猜得出？”

“我去换衣服了！”杨云鹏摸摸右袖子，“刘兄，你那一招可是将我的半幅袖子撕开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刘黑蛟瞪大了眼珠子，随即朝杨云鹏竖起了大拇指，“二先生，你肯把这出糗的事说出来，足见心宽，俺老黑这回是真服气了！”

杨慕侠也没想到往日里做到家的云鹏会说出来这番话来，很是高兴，连连点头。眼看着时间不早了，便要留饭。刘黑蛟哪里肯，非请他二人去外面的酒楼一坐不可。一场纷争便这样化于无形，杨云鹏非但在锐健营立住了脚跟，还多了一个朋友。事后，老头子还特意给这事做了点评，说这才是活脱脱的太极路数，十足的四两拨千斤。应该说，杨云鹏在武功方面出类拔萃，唯有在处世行事方面有所欠缺，一直是压在杨慕侠心里的石头。经过这事，老头子看到石头裂了缝，如何不喜，故而也就破例夸了儿子几句。

此后几天，刘黑蛟一点儿没闲着，分派人手去追查那刺客的身份。与此同时，杨云鹏也暗中吩咐太极门的人，不显山不露水地去探听内务府里

面的响动，尤其是武备司。

第三天头上，京城专管捕捉盗贼的兵马司突然派人传唤了刘黑蛟，并将那名刺客的尸体提走了。因为刘杨二人都有后台，身上还兼着锐健营教习的职务，所以也没有怎么难为，差官随便问了几句话，搪塞过去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杨慕侠自然从中嗅出了异味来。兵马司显然是受了内务府某人的指使，怕刘黑蛟查到紧要处，查出漏子来，因而赶紧出面灭火。

雄县刘这边停下来，杨云鹏那边却是一直没放松。除了发动本门中人，他还另外找了源顺镖局的王子斌帮忙。大刀王五在京城名头最响，交游最广，黑白两道三教九流都买他面子。几年前杨家跟汉中金家在京城比武，便是请了王子斌来助拳的。

这天，杨云鹏在锐健营教完拳后，回到歇处换好衣服，牵了马匹出得营门，正要回城去，便听到有人高声喊：“杨二哥！”转头一瞧，营外老槐树底下拴着一匹白马，旁边站着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汉子，四方脸，穿黑色紧身褂子，赶忙应声：“启云老弟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”

“是五爷让我过来给你传个信儿！”原来，这个叫宋启云的外号铁螳螂，山东莱阳人，当年妙峰山香会上，曾代表会友镖局出战汉中金家的老二，敢拼敢打，因而博得了杨云鹏的好感。后来两人多次私下切磋武功，颇多进益。

前年，宋启云被王五请去源顺镖局做镖师，杨云鹏也随父亲进京谋事，两人便走得更近了，相互探讨武学心得。云鹏喜欢螳螂拳的实战勇猛，启云渴求太极拳的以柔克刚，并有志于将太极融于螳螂拳中，创练出一种太极螳螂来。

他们性格也有些相近，因而走动得多。这次追查武备司的刺客，宋启云更是不遗余力地忙前忙后。故而杨云鹏一瞧见他在营外露面，便知道王五肯定查到了什么。他却不急着问，先冲宋启云使个眼色，两人上马后直奔出数里，离得军营远了，云鹏方问：“五爷怎么说？”

“他让我接了你后，去大酒缸那边等着。”

杨云鹏一点头，两人又策马狂奔。等他们从崇文门进去后，背后一

轮红日已经落到了西山上，晚霞烧得天边红浪翻滚，万千鸟雀正叽叽喳喳地投林而去。当他们赶到糖房胡同时，大酒缸已经上了不少客人，临近的小吃摊子叫卖声此起彼伏。京师的大小酒馆星罗棋布，“大酒缸”的等第最下，甚至连桌子也不见一张，就是把极大的酒缸半埋地下，上面遮着木盖，便算是酒桌了。

喝酒的时候，也尽管自己动手掀了盖子用瓢去舀，菜肴照旧不供，客人去旁边的小摊上买来，铺在酒盖子上自用。这里喝酒只求个痛快，人人嗓门大，酒酣耳热之际，声浪更是要掀翻屋顶子。

大酒缸虽说是贩夫走卒畅饮之处，却也是藏龙卧虎之地，来往的多是走江湖的人物。开办这酒场的是王五的徒弟癫子张，他年轻时走镖受过伤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便博得了这个外号。

宋启云陪着云鹏一走进来，就瞧见癫子张正陪着王五小酌。他们坐的那个酒缸靠着西北墙角，清静些，见两人过来，癫子张赶忙让座。杨云鹏一瞧，菜是从外面叫的“盒子菜”，酒却不是从酒缸里舀的，而是装在花坛子里，显然是做徒弟的特别孝敬王五这个师父的。那酒坛子装满酒后，少说也有二十来斤，癫子张一手抓着坛子口，一手持着大海碗，哗哗倒着，半点不见洒出来，显然功底不浅。

“酒菜不好，二先生多担待些。”

云鹏点点头，拿起酒碗朝王五和启云让了让，喝了一大口，火辣辣地呛嗓子，咽下去后面不改色：“五哥，怎么约到这地方来说话？”

王五的眼珠子左右闪了闪，轻声道：“不是我，有人特地约咱们兄弟来这里碰碰！”云鹏听了不禁一皱眉头。癫子张插口道：“那人说，他已经摸清了秋水的底细，要亲自跟二先生聊聊。想是怕半道出了岔子，才借我这地面，请师父过来做个中间人。”

“那人什么来头？”

癫子张摇摇头：“到现在人影也没见着，他就使人传了个口信，可句句都说到了点子上。我瞧着不像是瞒天过海，才敢劳烦师父和二先生过来。”

王五干尽一碗酒，一抹嘴巴子：“来都来了，管他真假，咱们先吃喝

着！”酒菜并没有癫子张说得那么粗劣，新烤出来的锅贴吃得也爽口。杨云鹏一口气吃得个七成饱，方才住了手。他虽然没有东张西望，却留心到东北角的那个酒缸上。此时，大酒缸里涌进不少人，除了王五这边因为癫子张事先安排，没有杂人，其余的大酒缸四周都围着不少酒客，闹哄哄的，十分嘈杂。

云鹏注意到那个人四十来岁，脸容精瘦，有些泛黄，留着三缕长须，有几分学究气。一个人守着一碗酒，一盘花生米，在那里慢吞吞地喝着。他表情刻板，透着生冷，与眼前的喧闹格格不入。其他酒客也觉察出这人不是个善茬儿，因而同坐一个大酒缸的也离得那人远些。云鹏忍不住冷笑，差不多已经判定这人的身份。王五其实也早看出来了，却不想妄动，倒要看看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谁想，他们不动弹，宋启云却忽地站起身来，端着酒碗走过去，一屁股坐到那个学究模样的人跟前：“这位先生，我敬你！”

那人还是不见表情，眼光慢慢移向宋启云，淡淡地道：“你这酒，我不能喝！”

宋启云勃然变色：“你敢小瞧我！”

“阁下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，任谁碰上你的螳螂拳，都要犯憊，我也一样。”宋启云没想到他竟然知道自己的底细，呆了呆。又听那人道，“今天这酒，我想跟另外一个人喝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他！”抬手指的是杨云鹏。那人说完，身子一晃，竟然像游龙一样接连穿过几个酒客，眨眼间便闪到王五和杨云鹏坐的大酒缸旁。

宋启云见他身法如此迅捷，眼眸收紧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坐也不是走也不是。他来到别人的大酒缸旁，人家反倒坐了他那边的位置，叫他有些为难了。那人一蹿过来，癫子张先跳起来，但王五和杨云鹏还是没动，甚至连正眼不瞧他一下，兀自对饮。癫子张这才又慢慢坐下来。

那人将手中的半碗酒慢慢喝下去，又将空碗轻轻放下。王五微微一笑：“兄台就是约我们的人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“那好，喝酒！”王五笑着，猛地抓过酒坛子，哗地朝桌上的空碗倒下去。酒水如白练般从坛子口射出来，在碗里打个晃儿，竟然没有溅出来，这又快又准的功夫放眼武林，也没几个人能够办到，当下不少酒客便喊起好来。

那人叹了口气：“没到京城时，常听人说起大刀王五。到了京城，才知道世间果有英雄！”端起碗来，咕咚一下干尽，高声道，“好酒！”

云鹏冷冷地问：“那阁下又是何方英雄呢？”

宋启云又大步走回来：“对，报上名来！”

“在下姓郭名怀义，武林中没什么名气！”

这名字确实透着生。可是从对方身手看，却定然不是什么无名之辈，极有可能在江湖上传的是他的绰号，真名反倒不为人所知了。

“喝酒不能没菜，郭兄请！”杨云鹏说着，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炸茄盒，径直送过去。

“不敢当！”郭怀义顺手抓起一双筷子，直刺过去。云鹏不硬接，用太极拳中的“黏”劲和“化”劲，顺势画了个弧儿，把对方的筷子斜斜地引去一边。郭怀义就势手腕一旋，拇指和中食二指一碾，筷子头跟着对方而去，筷子尾趁势从下方击点云鹏的手腕。王五见两人闪电般变招，筷子灵活得像伸长了的手指，不禁大喊了声好。

杨云鹏用太极拳中的一式“手挥琵琶”，再次化解对方的攻势，他发现，郭怀义竟是将枪法融入其中，两根筷子竟然可以分别使出不同的力道，分了阴阳。相比之下，自己夹着块茄盒就要难为好些。

他们的动作飞快，让旁边的人瞧了眼花缭乱。宋启云早凑过来观望，癫子张离得最近，筷子几乎贴着他的耳根舞动，发出嗖嗖的声响，一股股冷风擦着皮肤，像小刀子一下下划过。

啪的一声，绞在一起的两对筷子落下来，击打在酒坛子口上。里面呼地蹿出一股水柱，正好射在癫子张的脸上。他吓得哎哟一声，一个高儿蹦起来，跳出一丈开外，连带着撞倒三个酒客才稳住了脚。

刚才这一下，杨云鹏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，对手内劲浑厚，他又要顾忌茄盒被夹碎，便就势将其劲力引到酒坛子上。尽管癫子张那么一叫一闹，